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棠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

諸人答曰此是某大臣彼是某大臣攝之屬

已將爲封邑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王但唯內官及飲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無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預告

於我滿財城內在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已立爲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爲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今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被天所記言廣設智謨共宣國化令我自

在安隱爲王是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無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比爲大臣不遵國令致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姦邪不相存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無眷屬妻子永無勞弊君等六城各自牢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無宜用語設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臣來我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依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城奏曰我於大王無心違背大臣暴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來

我皆降伏王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勑召馳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無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制輕科彝倫協叙小大無怨咸歌再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母各生慈念國內人衆悉皆雲集扈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揚王乃以女婢于大藥雖蒙賞愛無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來投此王冀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愍遂便招納賑以衣食令無乏短時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糠麥即便遣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惠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僚庶朝集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妻子然大藥默無所說王曰大藥卿何不言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

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女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答曰我聞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食誠哉鄙事無懼憲章又將餘女顏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怨怒我父如何不審思察任用仄陋無宗族人補爲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爲羹又復外國客人共相收納供給衣食養爲義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相委寄我觀惡行實無以加今可令其退歸

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令魁膾將大藥去準法刑戮時旃荼羅以赤繒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琰魔卒送向尸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若已親各出哀言爲求天佛時外國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吾能殺此將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糠麥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該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麥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聞已語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答曰此無義語察王當日驗王家孔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非汝所解可將我語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

藥來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頃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所有城邑並不臣屬但唯飲食內宮而已我運籌策厭彼強臣寧國安家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謡庫藏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來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案八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有云父四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不可親當審觀察王當日驗王家孔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煮羹王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瓊珞權假將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喚

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他糠麥者  
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遂至急捉衣裾口  
云還我一升糠麥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  
乞麥見死來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  
無過歡喜釋放便備盛禮拜爲重臣是時大  
藥稽首白王觀諸女人可共密言不所賜女  
者於我無用請即收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  
氏族相當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  
婆羅門像手執淨瓶挂吉祥線身著鹿皮面  
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日暮見婆  
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大藥答曰我從鞞  
提醯城來欲向何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  
於此處頗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  
歸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非貞  
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曰我此貧居

即是君宅徃來停宿幸不爲疑大藥便許執  
手而別遂於前路於麥田中見有少女儀容  
端正似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  
何答曰我名毗舍佞性誰家少女答曰聚落中  
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容儀未識其智  
今可試之大藥即徃刈麥田中高舉兩手以  
腳踩麥毗舍佞性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  
念曰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光  
彩異常答曰爲蓋臭身有何好處又曰甚好  
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關容飾問曰父何處  
去答曰一身兩事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  
取棘斷其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  
家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爲妻室不  
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向滿財城路  
在何處平直柔軟復無棘刺汝應指示令我

安行女指曲路即自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更大藥行至池邊遙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無縷不織衣 元非蠶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應去 濕道不須行 遙見大叢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麪地 有樹著赤花  
葉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無羞恥因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僊相似宜遠去離我城隅若更重來令狗食汝

時婆羅門既乖所望還至毗舍佉所女遙見已遂唱善來是時大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乎被打女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設食次第皆作後求毗舍佉諸人告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婚媾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無不通達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可娉與無宜更住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即以爲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佉亦留禮贈還向韓醯城欲詣重興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糠麥一升裹在衣裾徃先

投宿婆羅門處扣門而喚其婦出問汝是何人答曰是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喚開門婦聞喧聲魂神驚懼不知何計案八遂以私人安小篋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藥告曰我此糠麥何處得安婦曰可寫于地答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於床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篋大藥思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麥置篋中婦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麥物欲如何夫曰此綈婦女何不出物安麥篇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正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無所出報言篋濕恐當損麥大藥曰汝不須憂我不令損即取柴草及乾

牛糞於篋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可來父聞走至知子在篋報大藥曰汝若須篋我當酬直可索幾多答曰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我兒今死何用錢爲遂與金錢輿篋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佞性并報城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爲求婚前至於彼其毗舍佧行善當養護大藥便即往鞭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毗舍佧行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佧行得書云四機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杖有闕械足可令輸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牀下求覓足械使者問曰欲何所求答

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械足既得械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爲安置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便舒腳內彼械中毗舍佞性第八即以逆拶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來以錢呈示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臣而爲婿對興隆家族冀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毗舍佧行澡浴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已得王曰何如答曰少女容華顏貌超絕聰明多

智辯慧殊倫與我爲妻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爲將來不王曰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禮事在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承命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象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舍佧行處共爲婚媾禮事既畢將還鞞提醯歡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爲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中有五百姪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人各爲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彼倡女中最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爲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來至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爲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女曰若君虧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馬五匹若無私過汝

當與我五百金錢作此契已倍興方便來相  
媚詣然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  
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與交通  
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女彼女即便將  
諸手力來徵商主當副前言與馬五匹汝已  
虧志共我行非商主曰汝無羞恥誣枉好人  
便詣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明  
日可來更爲詳審大藥還家遲於常日毗舍  
佞性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猶未平斷婦曰君  
等諸人明閑道理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

我昨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毗舍佞性有  
大智策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北方獻二  
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大小毛色無殊母  
之與女莫能分別王衆同觀無人辯識毗舍  
佧行已告曰毛鞭者是母鞭者是女衆歎希  
奇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王所  
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  
毗舍佧行聞微笑答曰君等迷此何謂智人  
王所知識虛餐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  
深識應以軟物繫於杖頭向蛇脊揩拭脊若

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作目驗  
不虛人皆嗟善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來  
至王所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毗舍佛建前  
譏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末便上  
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是念我今且欲

試諸大臣誰最有智即於樓上更豎幢竿竿  
頭安置光明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  
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  
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佛建  
答曰可向上<sup>望</sup>尋得珠本隨言而取王曰是  
誰上智答曰是毗舍佛建王乃與珠彌更稱善  
時諸大臣見毗舍佛建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  
悉有心共爲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然毗  
舍佛建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  
境有如斯事見他婦好遂即私求深誠鄙惡

答曰此是世法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  
者即不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  
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如言辭  
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毗舍佛建報云夫患我意  
無違即造木人形同大藥卧在牀席覆以薄  
衣報諸人云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  
與我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匱安六房  
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人知待入  
中已即牢鎖閉如是六臣咸入於匱告諸人  
曰大藥已亡王及諸臣中宮僚庶咸作是念  
如是勝人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  
毗舍佛建便昇六匱來至王所白言大王大藥  
身死所有珍貨<sup>緘</sup>在匱內宜親領受并說二  
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便將物至于時大藥  
從側門入花瓔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

言於我愛念極深纔死不停即收貲貨王曰  
非我索財是毗舍佞性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匱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無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爾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開匱已  
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故六臣答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受重  
懲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曰嗚呼女人  
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策超倫昔未曾有大  
臣輔相被辱至斯因此便能制耽欲者王既  
慶悅於毗舍佞性加封祿諸國普聞是時大  
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如是智慧之妻

卷八

十二

便告大藥曰汝當爲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  
能令內外國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  
藥對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有一  
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群宜往求  
婚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是隣國事若怨讐  
先以方便然後求及王令輔相自往言婚時  
彼王臣見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醯王多有  
兵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凶之  
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諾卜選良辰  
可於某日宜來就此共作婚姻使還白王求  
得彼女當於某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  
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使  
報鞞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其使至已  
大藥曰王未可倉卒當善量議隣國爲怨自  
右常事每有諍陣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

答言大王願不爲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  
大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王言  
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翔鳴騫翥到彼城  
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誰可量議通信去來  
誰堪委付竟無一鳥共爲籌度遂入王宮於

案八

十三

竹林中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  
從何來具相答曰我從北方室利王處來先  
是監園使者以舍利爲婦年少容儀端正無  
比恭勤智慧善解言詞因暫出遊被鵠擒去  
我爲此故憂箭中心隨處追求睽翻至此我  
無儔匹願汝爲妻答曰我不曾聞亦所未見  
鸚鵡之鳥以舍利爲妻但聞鸚鵡還將鸚鵡  
爲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方便言詞共相勸  
諭而說頌曰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園使 舍利爲我婦

智慧有言詞 暫因遊行出 遂被鵠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颻因至斯

舍利答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爲妻室既  
爲交密情無間然是時具相見彼王家造作  
種種上妙飲食色類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  
已告舍利曰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頗得  
嘗其味不答曰雖有如是上妙飲食悉皆安  
毒問言何故答曰爲婢提醯王欲來成禮作  
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軍具相委問細察  
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婦與婢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漫稱量 以此爲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鶻鵠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奇珍踊  
躍歡喜告舍利曰

我令還北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案八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無宜更遲晚

是時鶻鵠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之所以  
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勸不須往是時  
彼王知此不去整四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  
合進退無從王與大藥共爲謀計其欲如何  
大藥曰不可交兵應爲離間時彼營內有五

百大臣皆以國家珍寶而重贈遺諸臣既得  
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與王作斯事已令  
使報曰非我不能與君共戰旣爲妻父即是  
密親當善思量身存爲本今至我所活不自  
由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其物與某大臣  
其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足了真虛彼  
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事異中夜收軍旣至  
城已遂便總殺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  
業大藥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  
求女爲婚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隨去大  
案八  
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園中停止彼王便喚可  
入城來答曰我不入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  
王曰隨意時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  
由大藥既是怨讐不應輒放臣白王曰鞞提  
醯王自無計策興隆王業皆是大藥之功由

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鞬提醯國圍遼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其道去向鞬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珍寶咸在其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兵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總集朝官慶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珍寶及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旋師時此國王廣施大禮婚媾已畢即策妙藥爲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齋書與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女

籠鸚鵡寄與父王王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  
憚鳥亡國喪家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稽首而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終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答曰麻纏我尾灌以膏油熱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鞬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答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與女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宗八十六鸚鵡王見大怒令燬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棄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鵡下見撮以凌虛到一神祠鵡便欲食遂告鵡曰兄食我身肉纔一日如其見放於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

飽滿鵠曰誰當信汝答曰爲作盟要又復我無翅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自觀虛實復告

鵠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彼王天祠

邊徐放于地鵠隨言作至神祠處進其堂內

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

神前供養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

神共瞋比遭衰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殃酷

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豆子各置一

升如是存誠我爲思審時守護人便將此語

白大王知王曰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

爲作是祭神經多時節鵠食生肉鸚鵡食麻

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護人曰

汝可報王爾所多時供養於我更有一事汝

不得違王及中宮城隍寮庶咸剃鬚髮俱來

我所我當施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

作盡除鬚髮至天祠中禮天神足求哀懺謝  
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刺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太藥所問曰何意遲

遲令我見怪即便具說比所經事大藥聞已

極生歡悅具白王知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

真有福所感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

人鸚鵡鳥世所難及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

諸臣中誰最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

養飼齊爾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其

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大藥得狗

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而繫其狗每見大

藥食時芳香芬列飯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

一片但將麤食而養餒之支濟性命不令其

死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總命臣所養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答言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嗟異諸人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盛不得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肥壯然刻木爲豺時來恐怖羊雖飽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也以事具答王曰深有奇智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芳園共爲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說之是時諸人

宗八

十八

悉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獮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獮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竹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獮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以酬賭直至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大慶悅廣賜珍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衆中最爲第一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巖智學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名爲

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爲學此兒醜惡令我羞

第十八

十九

心其兒長大自恨無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

至彼聰巖婆羅門所禮而致白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雖復容儀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無違要即爲具禮以女婢之其女威光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念曰我今爲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隨意所爲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不悅作如是

念我具容華夫便醜陋爲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本處於其中路道糧皆盡至一池邊爲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麩欲飲烏曇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告曰古僊有制女不飲麩爲斯不與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烏曇告曰此亦古僊不許女食烏曇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食無宜獨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爲飢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旣生嫌賤便下取棘圍樹而

去于時重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此既空林誰爲啼哭尋聲遂至烏雲女邊觀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僊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大王今當知第十八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宛若平生遂

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

恨心我爲非法如何曠野獨棄少妻可覆取

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不見烏雲餘人告言

國王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倍

生憂戚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執人即便

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自念奈何緣暫得

交語即託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麝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麌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鳴鼙

同行經曠野

噉肉不相分

念此至形枯

舞時須著節

目上烏雲樹

熟巢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嫋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爲人事少虧

棄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第十九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任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諸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目前事而爲

詞句意欲迷人更無別義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答王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可爲申述烏雲即便向王具說此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今爲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寧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多解呪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光彩超群不敢

集如帝釋宮五百妓女隨從烏雲皆詣王所大藥遂報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嚴飾猶如龍蛇被呪所禁一無言說又如赫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遙望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取而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卷八  
還憐汝餓鬼 棄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遂不與  
語王與宮女向花園中竟日遊戲是時夫人  
脫頸真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挂樹枝上忘  
而不取日暮言歸睡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  
真珠獮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急可取  
隨教王勅宮人並皆莊飾來至我所即皆總

親附是時大藥報婆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  
所求答曰我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  
不答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若  
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悞刀斬汝頭彼言

隨教王勅宮人並皆莊飾來至我所即皆總

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將欲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珠瓔答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即便收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械其足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從覓子乃叱曰汝爲此故引我將來不能與汝子旣食罷欲去旋迴答曰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愛語告曰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爲要誓當隨汝言彼旣設誓遂共旋行子報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麤食充軀今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卧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瓔珞珠女

既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取瓔珞彼雖稱枉不免禁身音樂隨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旣出豈復相憂如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鑒明能令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分珠其子旣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寧容閑住即入白王我雖有憊子無過咎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兩金真珠瓔珞乞人將去於外共分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臣之計必望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釋放大藥入園檢失珠處仰觀高樹見有獮猴念彼珠

瓔是此將去然須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還可如前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獮猴遙見取珠挂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低頭獮猴亦低頭珠便墮地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捨罪策功重增封祿時彼六臣因聚一處共爲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疆畫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里數呈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失祿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我等六人共爲盟要所有言契誓不相違同心戮力杜絕怨讐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復如先如是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

既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爲婚對作如是語既爲親家無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實相告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已情共爲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槃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我身是重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大臣今爲三界最尊現大神通還驅六師外道汝等苾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内外典籍終能成就如是盛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音釋

賑 賑 切 器 切 竹 濟 之 刀  
械 機 切 石 碰 其 月 切 醉 同 謠 余 咨 鞭 駢 迷 篓 市  
也 蔽 去 乾 飛 舉 也 引 對 舉 也 桃 檉 也 桤 結 先  
枋 明 以 荷 也 深 築 飯 於 偽 也 僅 條 客 二五 翩 聲 灵 年 切 翩 匹 然  
切 敷 通 達 也 築 飯 也 才 也 飼 饵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房 深 築 飯 也 益 涉 也 翩 不 絶 貌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洩 漏 思 列 也 深 築 飯 也 益 涉 也 翩 不 絶 貌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穉 也 蔽 也 深 築 飯 也 益 涉 也 翩 不 絶 貌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也 蔽 也 深 築 飯 也 益 涉 也 翩 不 絶 貌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 騙 也